

龍賢

尤

列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龍洋客

寫完了一中和堂

一、似乎對於這個組織的領袖人物——尤列的軼事還沒有怎樣詳細知道，特地寫一篇專附文章——尤列，作為一個補充。

尤列，字令季，幼年時候叫季博，念書的時候叫其洞，原來的字叫惟孝，別字叫少統，號叫小國——是少統的諧音，在日本居住的時候採用一個洋名叫MUCURO，在南洋居住的時候採用一個筆名叫吳興季子，上丁年組的時候取號鉢塘道人，有時竟因地署名皇覺（是旺角的諧音）。尤列在廣東順德為北水鄉新基坊出生。

他的家，是北水西邊的楊芳園極其別墅，這是尤光蔭給父母興建的園林，極其別墅這個堂名是廣東按察使題寫的，在順德縣志裏的園林傳，也有關於楊芳園的記載呢。

尤列的祖先，都是讀書人，祖父尤興亭，是個經學大師，寫過一部「十三經註疏」交音唱一。父親尤靈統，對於國學也有限廣博的研究，著作遺留下來的，有：向友草廬文集，向友草廬詩集，四庫類編錄，四史詔令十卷。所以到了尤列自己也寫過：四書章句易解，四書新案。尤列的記憶力特別強，他五歲開始念書，凡是幼年時看過和誦讀過的文字，到上丁年組還能夠默記的，差不多有一半還多。

所以，中山先生在日本橫濱和他居住的時候，給出題了一個綽號，叫「石龜吐」，就是形容他記憶力異乎常人的。

僑賢軼事

尤列(二)

繁洋客



同三哥六個弟，尤列十歲那年，到外邊念書，那位老師是陸南朗。南朗的別號叫蒲泉，是順德有名的大儒，是一等寫作人材。南朗的哥哥們，都是科甲人物，可是南朗有一種怪脾氣，一味讀書，但不參加考試，所以科甲人物裏沒有他的份兒。

南朗教書也與別不同。每大晚上教書完畢，就叫各學生排成一個半圓圈，站在他的面前，講授歷史一節，講罷，又叫學生們各別把昨天聽講的歷史對他複講，然後再叫學生們休息。他每天講授的歷史，都是前漢五代，宋，元，明，清交替間的

故事。與乎「荊蛇逸史」各篇。他在講到「胡亂華」朱石墓庫一處門失匙，煤山自縊等故中，常常吊下淚來，說不成聲。學生們年幼無知，都暗裏稱奇。每年到三月十九日，他更跪在地上，虔誠地念誦太陽經，念誦完畢，照例又放聲痛哭一場，十分奇怪。有人問他為什麼，他總是不能答覆。

有一次，他給尤列教授易經，讀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一句，不知如何，南朗突然起立，舉起手裏的界方，向尤列點頭打下，大聲叫道：「我要你終身牢記這一句！」尤列痛極，但是又不敢反問什麼原故，祇好莫名其妙地忍受住這痛楚。

民國前三十年壬午，尤列是十七歲，當時是第一次前往上海遊玩。跟着到長崎神戶。第二年，又漫遊杭州，蘇州，太湖，常熟，鎮江各地。那年的冬天，更從上坐招商局的興盛號輪船前往韓國的仁川遊玩。

九列

（三）

游津記



遊順回上海，上岸之後，天色已黑，時先和天仙茶園找朋友，向邊邊進，可是不在裏邊，只見人朝外，詢問甚麼原故，才曉得是洪門開會，尤列只得照原路加入，如儀行禮，宣誓聽訓，等到一切儀式舉行完畢，已經快要天黑了。

第二天尤列出去之後，忽然醒悟：洪門宣誓的宗旨，是「反清復明」四個大字，知道自己幼年時候在陸南朗老師念書時所受的教訓一般，於是前往南京遊玩，參觀太平天國遺跡，可是，當時每萬人都肯

透氣甚麼，所以他找不到甚麼材料。民國前十九年癸未二月，又從南方到北京去，打算出北關遊覽東北三省，欣賞風景，並察看形勢，但因事阻，不能如願。後來在報房胡同的法華寺，跟梁杭雪先生相識。自民國前二十八年甲申，才從十八站南下，由蘇州常熟向長江上游前進，經過漢口，武昌，長沙，衡州，永州，桂林，梧州等地，觀察山川形勢，然後回廣東。

民國前二十七年乙酉十月，再由廣東往北京，在南城的仙城會館住下，照舊跟梁杭雪先生相識。同年十月又回廣東。十一月，廣州的小學館開學，在館三年，頗有成就。

在這幾年裏，外侮日亟，俄國對我，有伊犁之役，法國對我，有安南之役，尤列對這些問題極其留意。四〇、五、六

九列 (四)

醫洋客

民國前二十六



年丙戌夏天，尤列
跟同族弟兄尤裕堂
到博濟醫院探訪明
友。尤裕堂早年博
濟醫院畢業的醫生
，在故地順應開設
診所，這次是從鄉下到廣州，尤列同行
。當天經過十三行一間水菓店前，看
見博濟醫院男生中山先生和鄭士良鄧景
暉等，因買荔枝事，和水菓店伙計發
生爭論，尤裕堂上前排解此事，一道回
博濟談天。中於尤裕堂的介紹，尤列開
始認識了中山先生。因是初次見面，
大家都不十分清楚對方懷抱什麼旨趣，
所以沒有甚麼表示。

民國前二十一年戊午冬天，尤列找
到豐份藥廠，在廣東沙田局充當文算總
目。第二年己丑，改充廣東興國局測繪

生。沒有許久，就辭職回中法租界
界委員。不過，他曾在政界混混，同自
己的宗旨有點牴牾，不久就辭職不幹。

後來，他到香港華民政務司署招
考書記，即從廣州到香港投考，因為他
打算由比博得一點外國情形。當時報名
投考的一共四十多人，但結果尤列當選

四。五。七

從比，他覺得香港言論自由，在香
港鼓吹革命，推翻滿清，也是一件很好
的工作。他常到中國歌賦街楊耀記核算
房館同楊鶴齡談天。當時，中山先生
也在香港雅麗氏醫院學醫，和楊鶴齡是
同鄉，所以也常常到楊鶴齡談天。有朝
天，中山先生先到，和幾個朋友聚在一
起，中山先生對時局發揮自己的見解，
高談雄辯，尤列到時，看見中山先生意
氣激昂，就對大家說：「你們不曾見過
洪秀全，一指著中山先生說：「這人的
頭腦恰和洪秀全一樣。」中山先生馬上
指著尤列答覆：「你是派智開！」因為
尤字同游字同音，當時的廣東巡撫是叫
游智開。引得大家都發笑。（未完）

九列(五)



蘇洋客

第二天，中山先生

在道卜舖見九列，

同去或靈明哲杏

蘇樓西菜館茗話。

中山先生與九列說：

「昨天所說的話，請

你暫守秘密。」以前

在檀香山及勸大家作

反，但因民智閉塞，頗有狗咬烏龜無從下手之感，現在幸喜大家碰頭，志同道合，大家慢慢計劃進行便是。一尤列道：「既是這樣，我亦期望成功，這功勞歸誰，我是不會計較的。」自從經過這一回茗談後，中山先生和尤列都明白大家都是走向革命消條道路的，友誼突然增加起來。大

中山先生開辦中西藥房在廣州城內，和廣州之開辦，交股東四藥房在廣州茂基，尤列也在順德設立興和豐子公同，以便利行事。有事必先下酌然後進行。四。五八

不久，尤列在廣州城南廣雅書局裏，借到排所抗風軒，作為革命同志談話的地方。中山先生，陸皓東，鄭士良，楊耀宸，周學光，周奎光，魏友琴等，都住這里。中山先生主張，我們既同宗同鄉，一驅除殘虐，恢復華夏為己任。應組成一個團體，鼎力進行。大家對於這個，異常贊同，但是當時還沒有具體組織。到民國前十七年乙未，五月二十七日，中山先生和楊衢雲，尤列，等在香港中環士丹頓街，設立乾亨行，實際言就是興中會的籌備部了。

僑賢九列(六)

繫洋客

那年(乙未)九



月九日，革命黨發動
廣州革命軍事，不幸
洩漏風聲，全線失敗
，革命黨人犧牲於這
一役的，有陸皓東，
程雲宸，程奎光，宋

貴全，邱泗等一班人，中山先生和鄒士
良均往南四貢，暫避風波。
不久，尤列秘密返回香港或澳門。到
民國前十四年戊戌夏大，尤列聽說廣西游
勇李丁亭起兵反滿，因即同鄧蔭南，宋居
仁到廣西藤縣響應，但到達藤縣的時候，
李丁亭的進行已宣告失敗。

民國前十二年夏天，中山先生派鄧
士良主持粵軍軍事並派尤列負責運路
長江一帶會黨，但沒有甚麼收穫。同年八
月，粵軍革命軍軍事失敗，湖北總督張
之洞通

緝革命黨首腦。尤列是其中之一，當時有
參將顏梓琴在麻城擒獲尤列，呈報張之洞
，張叫馬上解武昌，就助正法，事後才
知他不過是個假尤列，真的已經跑到日本去
。(未完)

孟父來函

吳先生，小公現總理有
肖洪先生，弟亦所補

充，尤公素尊重總理，即酒亦然。稱
總理肖洪先生者，非笑也，茲復
述尤公所見，拉雜書於后，反滿清之點，
人所共知，無待弟之喋喋，刻其就形相言
之，洪先生眼頗圓，總，身軀壯，總理
鬚子間有少數翹起，承髭鬚，左右中庫
欠少，上數點則不同，大庭骨隆起，及
行虎步則酷肖，尤其兩耳後骨，即露骨
豐滿，一非腦後見髑之謂，在後望之，整
個頭部又畧似方形，則百萬人中，不易得
見云云。故民國前六年，國民政府曾懸獎
，總理像，徐梅與天君所製之像，較
近外，無及格，即忽於此，正面或尚側
面則不肖，若面則全非也。專此即頌
又祺，弟孟父上，四十、五、六。

僑賢
駁事

尤列(七)

驚洋客



和中山先生住在前
用町一百二十一番館
。隨即已出革命進行
兩種計劃：一是聯絡
海外黨員，一是開導
海外僑胞。當時大家
聯絡到的留日學生，
有張繼，秦力山，沈翔雲，程天璽，賈寬
，王寵惠等文學生，和蔡錫，吳祿貞，劉
百剛，吳念慈等武學生。還之連絡到的僑
胞，有南洋方面的陳延禧，張永福，林義
順，黃康衡，鄭慶良等。其後，聯絡工作
更平。

這時候，檳城有一間大同學校，是在
保皇會梁啟超，徐勤控制之下的教育機關
，當地的華僑商人，又多數給保皇會迷住

，還沒有覺悟過來，尤列這時已經在檳城
的中和堂推舉做會長，於是向工界方面做
工作，搞得頗好。四〇、五、十

後來，尤列到南洋去，初時借宿行醫
的利便，和工界聯絡，宣傳革命，開設醫
館在新加坡中車水單邊街。後來有了立籍
，更在吉隆坡設立中和堂。後來南洋方面
的同，會成立，中和堂才歸併於同盟會。
民國成立之後，尤列從南洋回國，先
到雲南，雲南都督蔡錫待頗好。隨即到
北京去，因為尤列是革命黨先遣，袁世凱
企圖做皇帝，恐怕中山先生妨碍進行，
特邀尤列到北京，設法使革命分下的勢力
分散。當時袁世凱的死黨王揖唐湯化龍曾
向袁世凱獻計策說：「聽說南洋中和堂
首領尤列得許多黨人擁護，向來和孫某齊
名，如果邀他來京，必可和孫某對抗，他
現在正十分窮困，大可收為我用。」袁世
凱聽了點頭，因而邀請尤列前往。

二僑賢
軼事

尤列(八)

繫洋客



當時袁世凱是特派代表到香港邀請的，尤列看見他這樣誠意，以為沒有別的作用，於是在民國二年春天，帶同呂信之，朱耀明，何伯葵等人前往北京，袁世凱御用的共和黨在尤列到北京那天，特別在虎橋坊的黨部舉行盛大的歡迎會來歡迎他。袁世凱更叫人把石駝馬大街的醇王府舊址打掃乾淨給尤列居住，對他極端尊敬。

據呂信之所寫的「尤列與袁世凱往還經過」一記載：尤列住下北京之後，一天，袁世凱問尤列道：「老兄跟孫某共同做事已

有相當時日，一定知道孫某為人怎樣子。尤列答道：「孫公不止是中國的偉人，實在是世界的巨星。他為人天縱聰明，魄力雄大。我們實在不敢比擬，直可稱為現代人傑。」袁世凱聽吧，好久沒有說話。

後來又談到國家大計，尤列主張實業救國。他說：「我中國地大物博，富藏為世界各國所不及，可惜担当國事的不曾致力開發，以致利棄於地。引起外人侵畧野心。希以總注意注意！袁世凱聽吧，祇管是笑，好像說他在唱高調，不切實際。」

兩天之後，袁世凱派總統府外交處長蔡廷幹去訪尤列。設總統必委他出任三省籌邊使，特叫我前來徵求同意。尤列道：「我這次來，並非想企圖什麼，祇因總統誠意邀請，故前來貢獻意見，現在總統不談國計民生，却關懷我個人出處，實出意想之外，所委實不敢應命，請你設法為我推辭。」

儒賢
軼事

九列(九)



四〇五十二

蔡廷幹沒有辦法，只好辭出。對天之後，蔡廷幹姓朱的找他，名刺寫着朱通隔三個字，原來又是袁世凱叫他去找尤列的。大家說了一番客套之後，朱通隔在身邊拿出一卷東西，打開一看，頭首寫的是孫某罪惡史。朱對尤列說：這一卷文章，總統要請你大加斧正，刪潤一過之後，總統會給你一萬塊錢謝潤，並且給你一個優越的地位，請你費神答覆。尤列還沒有答覆，朱通隔又說：孫某大失人心，是你所知道的，你和他認識最久，一定曉得怎樣處理自己，明哲保身，相信你是能明白的。

尤列聽說，假作笑臉相向，答覆他說：總統這樣照顧，真所謂無微不至，但是我自已丟荒蕪區，拿起來就不像樣，恐怕不能勝任愉快。況且，你的家學淵有淵源，所學珠玉在前，我是什麼人，那裏會向佛頭著翼的呢？不過，這篇佳作仍然請求放下，以便拜讀。

朱通隔走了之後，向呂信之做了一個眼色，呂信之就跟着他進入臥室，掩上房門，對呂說：這裏不再是我們居住的地方了！我們趕快跑到別個地方，不然，恐怕來不及。今天晚上我首先帶故前往天津，在法租界大安棧等候你，你和其他各人，可以等候機會前來。

那天晚上，尤列借藉訪友為名，從正陽門溜出，搭夜班火車前往目的地，第二天，呂信之等也分批先後前往天津。

(未完)

僑賢
軼事

尤列(十)

蘇洋客



第二天，呂信之先後天津之後，合尤列呂信之何伯衰朱耀明共爲四人。爲了旅費，四人同居一室。

過兩天，袁世凱曉得尤列跑到天津，特派蔡廷幹到天津去挽留，並贈旅費二千元。尤列好言推却，說沒有別的，在天津休養些時便回京去。

當時尤列等祇有二百元，所以將有多人使用光。欠下旅費房錢等共二百多塊，跑到別的地方也不可能。每隔一個星期，袁世凱必然派幾個顧問陪客人到天津游

說，並帶同夾人支票的袁世凱親筆函件前來。遞給尤列，要尤列收受。

一天，呂信之在紫竹林經過，聽見一家印刷店裏有人用鶴山土音談話，知值是同鄉，因而借故走進店裏，用鶴山話和店裏人談話，曉得老板是鶴山人溫德澤，前在南洋經營商業。曾經加入中和堂，是接辦尤列的，聽說尤列到了天津，特請介紹前往會見。

第一天，呂信之帶了溫德澤去找尤列，談起生活，溫德澤知道他十分窮苦，於是隨他旅費八百塊錢。因溫德澤從南洋到天津經營印務，極有特色，拿幾百塊出來不成什麼問題。

尤列得到這筆錢，馬上派朱耀明何伯衰回廣東，他自己呂信之仍然留在天津等待烏幾，過了一月，旅費又全用光，於是再中溫德澤贈他五百塊錢，以資接濟。

僑報
戰事

尤列(十二)

四〇五二四

歐戰時期



當時日信之拿了一百四十塊返香港，其餘留作尤列到日本時戶旅費。同時，任濟上對尤列少茶在經也幫忙不少，尤列到了神戶以後，一邊教書，一邊寫作。在這一時期，尤列寫成一本「四書章句易解」，在民國八年四月廿八日，他和僑商梁允升借了日金四百元，自行印刷出版。後來他又寫了一本「四書新義」，也是用這一方法出版。

民國十年，中山先生爲了護法，到廣州來開非常會議，五月五日在粵秀山下翠亨鄉舊址成立總統府。這時尤列已經從

神戶回香港，受聘爲總統府顧問。在粵期間，他到過澳門。因和胡漢民意見不同，不久，便回香港。

民國十四年，尤列和梁顯田等，在九龍旺角廣華道二號，成立皇覺書院，以「孔教革命」和「倫理救國」爲中心思想，教育青年。

民國十五年四月，尤列通電海外同志，集中實力討赤。民國十六年五月十七日爲了國民黨容共及清黨問題，發表「對時局之宣言」，宣言發表後五十七天，武漢方面國民黨發動清除共產黨運動。

民國十七年，尤列的門人林少蘭，章榮善，黎君模，盧子讓，莫繼綱等，把尤歷年在皇覺書院講述的孔孟哲學與倫理要義，輯成「孔教革命」一書出版。

民國二十年，日本侵襲東北，國民政府召開國難會議於洛陽，尤列被聘爲國難會議議員，因病不曾前往。

九列 (十二)

路洋客
 一九三三年九月
 列士手書感念他的同
 志和親友爲他開會慶
 祝，馮自由有一對聯
 贈他道：「漢室中興
 ，離傾釣魚餅處士；
 香山大會，同拜單騎
 郭公！」

戰事

九

列

(十三)



緊洋客

不久，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從廣東回到南京，聽說尤列已帶病前來，共赴國難，特在家裏設宴慰問，尤列在席上陳述救國方略四點，蔣氏極端同意。

十二月十二日，這天是中山先生生日，上午十點鐘，尤列還在南京蔣席營三九號住宅，接見馮自由，詳問日寇侵粵近情，精神還像平時一樣，沒有急劇變化的徵兆。到十二點鐘左右吃午飯，還沒吃完，笑着對席上各人說：『我大概要回去了！』說罷，哮喘病隨起，幾乎跌倒在地。家人馬上去找西醫程立卿，中醫葉古紅

，先後到家裏診治，不行的，病勢嚴重，恐怕沒有挽救的辦法。果然，到那天晚上七點三十五分，這『四大寇』的最後一個，終於在酒中山先生生日那天，離開世界。馮自由當時有一對駱駝他：『嚴子陵釣罷歸來，還與光武共生死；介子推恥言利祿，遂教孤趙作元助。』關於尤列『尤』字，據他對沈江說：廣東的尤姓，是從秦時的沈開始，當時沈在真定郡居住，真定即直隸的正定府，沈爲人俠義，但有仇敵，恰好秦始皇在三十三年派趙佗率兵犯，罪的兵卒五十萬人到廣東一帶駐紮，沈和趙佗是同鄉，友誼極好，要求加入他的行列，於是到了廣東居住。沈的後人有改姓沈的，有改姓尤的。尤列在民國前廿九年加入洪門會革命，恐怕牽累同族，特將尤字右上一點除去，變成『尤』，讀如『汪』，符合『始』沈』字的右邊。(完) 四〇、五、廿一

儒賢九列 (補充)

蘇洋客

尤列軼事最

後一節，紀「尤

」字起源，筆者

據沈江所編「尤

列革命年表」一

前附記，茲接尤

嘉博先生來書，

譚溯本窮源，考徵博引，證明「尤」

「尤」無分彼此，亟錄以告讀者。

蘇洋客先生：五月廿一日僑樂村刊載

關於「尤列軼事」一則，末後提及尤字之

來源，並謂讀如「汪」，似有不確之處。

查尤字來源甚古，四書六經多載有此

字，然字本無點，楷之說文可爲證。說文

爲我國最古之字書，其所錄自較其他字典

爲正確。按說文：「尤字在乙部，解云：

異也，從乙又聲。徐鍇曰：乙欲出而見闕

，見闕則顯其尤異也意羽求切。」及後不

知漢後何時何人妄增一點於右角上，遂沿

誤至今。(南北朝碑帖中尤字已多有點。

又考正字通及康熙字典，均謂尤乃尤之

本字。現代之中華大字典，以至一切較完

善之字典，均載有此尤字，世人少見多怪

，反以無點爲誤，少讀書之過耳。

尤字古人極少以爲姓者，自宋而始多

，據宋人費昶所撰梁溪漫志云：「尤姓係

出吳興沈氏。唐末五代十國時，王審知僭

號於閩，沈姓居於閩者，避審音，去水改

爲尤，是爲尤氏之始。」此說最可信，因

沈字去水旁則爲尤字，尤字據唐韻，集韻

，韻會，正韻等書皆音由，前漢馬汭傳云

：先豫未決。可見尤氏實從沈氏改來，甚

可信也。故閩中尤氏宗譜所載尤姓氏係至

詳，而歷代尤姓者，當以南宋尤文簡公爲

最顯赫。無錫尤氏，多出文簡公支治，

後漸分及於蘇浙，今蘇州城外南北橋，猶

有尤姓甚多，實出文簡公支，而廣東順德

及海南島文昌尤氏，則由閩中移籍也。清

代尤西堂以詩文名重藝林，其所著鶴栖堂

文集，西堂雜俎，良齋雜記等書刻本及其

所畫手跡，尤字皆無一點。蘇州渡橋坊巷

尤西堂祠，尤字亦無點，惟無錫尤氏宗祠

，尤字皆上多一點。即今蘇州劉家濱及鳳

凰街二尤子孫，習尤字多缺其點，而錫邑

尤氏每多加點，此蓋習慣相沿，其實有點

無點，氣脈相通，同是一家。觀於遼清紀

元時，尤氏宗祠在錫落成，尤西堂亦由蘇

蒞錫，躬送文簡公神位入祠，可知「尤」

與「尤」實無分彼此，同出一源，而以無

點之尤字爲正。

嘗聞先祖少執公言：錫邑尤氏本亦無

點，清高宗南巡時，嘗將尤字誤書，加多一

點。其時尤氏族人當即稟告謂尤字本無點

，高宗聞言，乃將錯就錯答曰：由朕御賜

二點。是故錫山尤氏宗祠，尤字繫黑色，

而右角之一點則繫紅色，即其族人寫尤字

時亦每用朱筆書右角之一點，以示尊崇御

賜之意。先祖少執公既從事革命，與滿清

樹敵，自不希罕御賜，乃去其一點，恢復

本來尤字之面目，實大有意義也。

又江蘇陳乃乾言：曾閱某筆記，述尤

姓來源甚異，謂明成祖時，方孝孺夷滅十

族，族人或竄逸他處以避禍，乃改姓曰尤

，蓋將最後一筆向左彎反令之向右彎耳。

此說未可確信，姑并錄之。此上，敬請文

安 尤嘉博謹上，五月廿一日。

